

毛詩正義

天
神
正
典

毛詩正義卷第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魏譜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變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

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 周以封同姓焉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

故言周以封同姓。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厯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尙書傳文也彼注云厯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厯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卽禹貢所謂陶正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正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

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 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尙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之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 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

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
晉亦侵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

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
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
作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
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
公已前魏國尙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
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
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
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爲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
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葛屨二
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
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旣以陜隘故其民機心
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
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
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
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
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首章
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
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

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 箋儉
嗇至侵削 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
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至服
之 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
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
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
譏魏俗言襪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
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傳
糾糾至履霜 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
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
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

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
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
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履冬皮夏葛
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屨者
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絢縵純
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
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
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
葛也 傳摻摻至婦功 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
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
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

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
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
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
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
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
也雖於昏之明日卽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
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婚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
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
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婚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
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

三正事一
卧息又駁異義云婚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婚也 箋言女至其事 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傳要褻至之人 正義曰士喪禮云褻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褻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褻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褻則褻爲衣領說文亦云褻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

人者義亦通。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拂以爲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婚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

魏俗趨利實由地陔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
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
故刺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 正義曰作汾
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
得禮也 彼汾至公路 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

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
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
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公
路賤官尙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 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溼之處故
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

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纜以取齒緒其味酢而滑始
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
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
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
其君義亦得通 箋之子至尺寸 正義曰之子是子
釋訓文苑正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
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
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 正義曰公路與下公
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至兵車之行列則謂
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
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
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
族明公行掌軫車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
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
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
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
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
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
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
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

侯異禮也 傳萬人爲英 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

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

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傳

蕒水葛 正義曰釋草云蕒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

引毛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

疏云今澤葛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

陵人食之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

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

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

無所當也 園有至勿思 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

之穀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